

指文® 海洋文库 / S003

【英】亚瑟·雅各布·马德尔 著 杨坚 译

# 英国皇家海军

## 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

· 第一卷 ·

★ 通往战争之路：1904—1914 ★

WESTERN ISLES

NA H-EILEANAN  
SIAR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HUI CHUBANSHE

指文® 海洋文库 / S003

【英】亚瑟·雅各布·马德尔 著 杨坚 译

# 英国皇家海军

## 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

· 第一卷 ·

★ 通往战争之路：1904—1914 ★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WENSHICHUBANSHE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英国皇家海军, 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 第一卷, 通往战争之路: 1904—1914 / (美) 亚瑟·雅各布·马德尔蒙著; 杨坚译.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72-5907-8

I. ①英… II. ①亚… ②杨… III. ①海军—军事史—史料—英国—1904—1914 IV. ①E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6090 号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VOLUME I: THE ROAD TO WAR, 1904-1914 by ARTHUR J. MARDER  
Copyright: © 1961 BY ARTHUR J. MARD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eaforth Publishing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ChongQing Zve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专有权属吉林文史出版社所有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图字: 07-2018-0037

YINGGUO HUANGJIA HAIJUN, CONG WUWEIJIAN DAO SIKAPAWAN.  
DIYIJUAN, TONGWANG ZHANZHENG ZHILU: 1904-1914  
**英国皇家海军, 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  
第一卷, 通往战争之路: 1904—1914**

著 / 【英】亚瑟·雅各布·马德尔蒙 译 / 杨坚

责任编辑 / 吴枫 特约编辑 / 王轩

装帧设计 / 杨静思

策划制作 / 指文图书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 130021

电话 / 0431-86037503 传真 / 0431-86037589

印刷 /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 26 字数 / 450 千

书号 / ISBN 978-7-5472-5907-8

定价 / 109.80 元



△ 海军元帅约翰·费希尔爵士，第一海军大臣，1904年10月21日—1910年1月25日（贝雷斯福德摄影，伦敦，收藏于国家肖像画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简》 / 简·雅各布斯著；陈永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32111-1 I. ①致… II. ①简… ②陈… III. ①散文—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 致简

良师、悉心的伴侣和妻子……

《致简》 / 简·雅各布斯著；陈永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32111-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序

1961年，一部海军史著作的第一卷与读者见面了。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影响了皇家海军发展的国际事务。这卷著作探求之深刻，分析之透彻，诠释之明晰，都为海军史研究树立了一个新标准，并在皇家海军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作者又是一位立足于遥远的火奴鲁鲁的美国人，这引起了人们的好奇，甚至是惊叹。但实际上这部著作的作者亚瑟·雅克布·马德尔早就为现代史作者们所熟知，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撰写了那本杰出的著作——《英国海上力量剖析：前无畏舰时代的英国海军政策史》。其研究着重于1880—1905年的英国海军，又在英国最危急的1940年出版。他还编辑了英国海军上将，海军历史学家赫伯特·里士满的私人，甚至是秘密性质的日记。里士满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最具独创性的学者和海军思想家之一。在这些成果之上马德尔又出版了三卷本的《恐神与无畏》，这部汇编结合了“杰基”·费希尔的回忆录和通讯（其中还有多篇研究日本海军史的短篇文章，以及费希尔和温斯顿·丘吉尔对1911—1915年担任海军大臣时期做出的回忆性质的评论）。马德尔以时间为序，专注于一个又一个困难的研究课题，但始终以皇家海军为主线。这样当《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的首卷面世时，实际上是马德尔自他在哈佛大学研究生时期就开始的漫漫长路的延续。

到马德尔在1980年圣诞节那一天因癌症去世，直至我们这个时代，想到在皇家海军最艰难的时期研究其历史的翘楚竟然是一个美国人，仍然是件有趣的事。他那身为学者的深厚功底和作为作者的卓然文采——一位历史学家需要结合的基本能力——成就了这些伟大的历史学著作。他天生的好奇心得以与他对深藏的秘密和动机追本溯源的韧性相辅相成。那个时代要求好的史学著作要有能吸引各类读者的情趣，这更使马德尔的天赋自由驰骋。今天他的代表作已经获得了广泛肯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这是首次详细描述大不列颠在一场发生在近海和远洋的海上战争中，为命运而战时所经受的考验和磨难，而战争的结果绝不是那些政治家和手握海王三叉戟的水兵们所能预见的。

那时和现在的读者都会奇怪，为什么一些撰写英国海军史的最伟大的作家是美国人，而且他们的姓氏都以字母 M 开头（这实在是巧合）——阿尔弗雷德·泰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他的系列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以及纳尔逊的传记中向世界诠释了英国对海洋统治的意义，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撰写了广受欢迎的《无敌舰队》，该书现在仍不断重印出版，现在又有 20 世纪中叶因成果卓然，著作等身而成为学界前辈的马德尔。他喜欢说机会总是频频降临，将他引向那些他不曾料到，而到最后又总是令人欣喜的发现。

1910 年 3 月 8 日，马德尔出生在波士顿的一个俄国犹太家庭，他的父母是马克斯维尔·马德尔和伊达·马德尔。勤奋、专注外加天赋，使马德尔的成绩在波士顿英语高中名列前茅。尽管犹太学生受配额制度的限制，他还是进入了哈佛大学。在那里他接受了最好的本科教育，有机会聆听著名的国际事务和帝国主义问题专家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的教诲。马德尔很喜欢讲述他是如何冲下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宽阔的阶梯直奔午餐厅去见兰格，当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以平静的职业口吻询问年轻人想以什么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时，马德尔脱口而出，说想着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将领。兰格劝阻了他，指出霍尔丹爵士出使柏林失败正是英德海军竞赛的关键时刻，而有关这一专题的文件刚刚付印。马德尔接受了兰格的建议，从此以后只专注于海军研究——直到他去世后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关于皇家海军和日本帝国海军关系的两卷本《老朋友，新敌人》。第二个重要的机遇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末，他得以查阅海军部档案馆中之前未公开的海军文件，关于此事我还曾撰写了一篇专著，《历史上的无畏舰：亚瑟·马德尔，斯蒂芬·罗斯基和海军史之争》（Seaforth, 2010 年）。马德尔的坚持，以及审查制度的改变，使他能够接触到海军部的文件并将它们用于自己的研究。为保密和保护那些还健在的当事人及他们的家人，马德尔被要求不得直接引用这些文件。威望和隐私必须得到保护，《官方保密法案》并非那些当权者的唯一要求。第三个机遇是一位资深海军将领知道马德尔被授权接触那些保密文件以用于《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的创作时，试图出面阻止，但马德尔在白厅找到了一位重要人物，最终为他开了绿灯，马德尔毕生对此人感激不尽。能够查阅文件只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将它们运用到写作中。

本书的读者必须牢记，马德尔总是处在审查者的监视之下，这些人来自海军部、陆军部，有时也来自空军部和内阁，他有关皇家海军的研究自始至终都必须经官方之手获得批准。出版商对此也有要求，他们经常需要引导马德尔绕开敏感的内容，要他假以耐心和克制并对内容反复确认。

1944年，在多次尝试获得永久性的历史学家职位和教职失败后（这是他从13岁就开始拥有的梦想），马德尔终于被聘为夏威夷大学的副教授。此前他曾经在华盛顿由陆军上校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领导的信息协调办公室（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部门）工作，接受了密集的日语培训，后来成为为陆军军官设置的，具有大学水平的培训课程的讲师。为参加他所谓的“马德尔的战争”，他曾试图加入美国海军、英国皇家海军和加拿大皇家海军，但均告失败。他在遥远的美国关注希特勒的快速崛起，看到意大利和日本加入了对英战争，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大英帝国独自对抗轴心国集团。由于熟知法国、德国和俄国的历史，特别是外交方面的历史，这给了马德尔广博的知识。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东亚和地中海的史籍。他目睹在新的考验下，旧世界的秩序迅速崩塌。他本人也必须与当时美国公众中流行的孤立主义观点做斗争。

对英国历史的研究和在英国度过的时光自然浸淫给马德尔一种亲英情结，他并不回避这一点，虽然他对待自己研究中的弱点和缺陷也毫不留情。他很欣赏英国的海军将领。他也从未想到会在这些海军将领的夫人们那里得到文献支持并与她们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发现英国的海军将领都非常宽厚可亲，所以说兰格不让他去研究德国将军是件好事，因为他认为那是一群最不友好的人，而且不管怎样，仗打得也不是很好。马德尔非常有必要地建立了一张庞大的通信网络，其中有很多人是皇家海军军官。他总是列出一个问题的名单，有些很普通，有些则很特别，而他的通讯者会回答这些问题。有些非常全面的解答可以在他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论文中找到，文中还有表示感谢的信件和有关他著作的评论。同时马德尔也活跃在美国的史学界，特别是美国历史学会，而这令他在自己的国家也建立了学术关系网络。在美国学术界，英国海军史并不是一个流行的研究主题。在美国的大学中，海军史也不是常见的课程。所以马德尔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无尽的热情还体现在他向本科生教授史学研究方



法——选择文献，研究史学著作，机遇和命运的角色，心理研究和个性研究的作用，性格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偏见的反作用，科学史中的错觉等。讲述历史对马德尔来说是最重要的工作，而在知悉所有历史细节的前提下讲述一个好故事就是他追求的目标。

无论今天还是未来，《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的读者都会惊异于作者讲述1904年到1919年这段历史时沿用的漫长主线。马德尔深谙欧洲文化，所以一直使用平静的语调描绘胜利与悲剧，最后他在结尾处讲述了德国公海舰队被扣留，围绕着投降的敌方主力舰而在巴黎展开的外交斗争，德国军舰在斯卡帕湾的自沉，英国和美国的政客和海军将领们争论谁在将来主导海权时暴露出来的无耻嘴脸，我们能感觉到他在为世界预示全新却更黑暗的未来。

那个世界当然就是他生存其中的世界。但是马德尔的工作还有另一种特质需要在这里以前言或简介的方式加以介绍：马德尔第一次深入到英国海军思想的幕后。这对他来说就是一场战争背后的另一场战争。他对个人的动机非常感兴趣。他还对政策的形式感兴趣，把它视为成功与失败的主因。海军大臣是内阁成员，也是海军部的政治领导人，第一海军大臣是海军部的军方领导人，也是海军的最高指挥官，马德尔非常着迷于这两人的合作与互动。他对费希尔的研究更增强了他的这一兴趣，从第一卷到第五卷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这种互动的研究。我们能觉察到个人地位随环境的变迁。看到一些人的个性使他们无法与对手共事。我们追随媒体和议会要求变更某个重要岗位上的人物。我们还看到马德尔始终把握着个人特质，对每个主题得出坚实的结论，他从不避讳做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官，抱着中肯的立场，做出清醒的判断。有人批评他对杰基·费希尔的态度过于温和。但马德尔从来没有回避讨论费希尔的错误（他有很多错误），也没有忽视这些错误在海军内部引起的争议，但是他坚定地将费希尔视作引领海军为一场大战做准备的人，这场大战对皇家海军而言，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洋都是危机四伏，困难重重。但结果是英国海军从来没有失去过海权。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也岿然不动。

在这部五卷本巨著的开篇，马德尔以费希尔来到海军部开始了这个漫长的故事。那时英国人正因德国海军的不断壮大而深感忧虑。费希尔的海军革命开

始了，并且得到了海军大臣塞尔伯恩伯爵的海军改革的支持与补充，其中的很多内容由于老一代海军军官的等级意识而根本无法实施。工程军官和下层水兵就代表了费希尔无法解决的问题。费希尔还要求将那些部署在海外海军站的小型 and 低速舰艇除役，重组舰队的构成，重新部署舰队，这些都是为了将海上力量集中在可能成为未来战场的北海。与此同时出现了革命性的全重型火炮、高速和重装甲的“无畏”号战列舰，即使没有费希尔与查尔斯·贝雷斯福德的尖锐对立，仅是无畏舰就足以掀起巨大的争议，而费希尔最后也没有完全赢得对贝雷斯福德的胜利，反而让首相阿斯奎斯将他视为难以为继和造成海军分裂的人物。随后作者对英国海军在20世纪头十年的发展进行了总结，继而转向德国海军和他们在海上对英国的挑战。我们饶有兴趣的看待提尔皮茨的角色，英国海军优势的计算方式，以及德国海军试图在摩洛哥占据一席之地。费希尔在1910年离开海军部并被加封贵族，而他的继任者也非像他那样的铁腕人物。

战线已经被划定，因为当英国的政治家无法以谈判和出使来平息德国人的竞争时，马德尔为读者描绘了一幅逐渐暗淡的地平线。他解释了议会是如何为回应公众的焦虑而决定建造更多的无畏舰，以保持英国的海上优势。费希尔曾经强硬维持的两强标准现在被放弃了。1911年，温斯顿·丘吉尔成为海军大臣，他很快就成为无畏舰的拥趸，并以慎密和决心使1913年海军预算在议会和内阁顺利通过。他的这一成就在数年后使他成为海军最显赫的人物，因为海军因此获得多艘当时最大的战列舰，其中很多在随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第一卷的结尾我们还看到作者审察和诠释了如下重要主题（每一个都可以成为单独的史学命题）：地中海问题（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为军种间合作与联合计划所做的努力，当时盛行的海军战略和战术，舰队作战中的防御与进攻战略，海上商业战和海陆联合行动。在战争迫近时，英国海军因海军思想界的孱弱而发展缓慢。最后，作者对比了大战开始之前英德海军的舰队、人员和装备——缺乏顶尖水准的将领，海战中过于依赖大口径舰炮，在北海方向上缺乏海军基地，以及英德海军竞赛在英德走向战争过程中的角色。马德尔对这些以及其他诸多主题进行了详尽的思考和分析。附录中列出了1914年8月英德海军无畏舰和战列巡洋舰的数据。这是第一次全面描述皇

家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人员、装备、任务、对战争的预想、挑战以及对挑战的回应。第一卷问世后，受到了出版界和读者的热情赞扬，并对即将出版的后续卷本高度期待。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将讲述本书经历的考验和悲剧，以提醒读者一次可怕的故事能给作者带来多大的困扰。马德尔本有意撰写的作品比现在人们看到的更宏大（注意马德尔撰写前言的日期是1960年6月）。5月12日，马德尔在夏威夷大学完成了学期的教学任务。他标记了期末考试试卷并将它们放进大学办公室的两个箱子里，并叮嘱学校的清洁主管将试卷清除并焚毁（这位主管恰巧在下一周没有上班）。但是由于一连串的错误，当值的清洁工毁掉了马德尔的两箱研究笔记，这些都是他收集的有关1915年6月至1919年6月章节的原始资料。这出悲剧可以与托马斯·卡莱尔失去了《法国大革命》手稿和T. E. 劳伦斯丢失了《智慧七柱》的第一稿相比。

极度伤心的马德尔曾考虑放弃随后的计划。他重新撰写了前言，这份前言也收集在这部重印本中。他的出版商，牛津大学出版社同意将作品分成多卷出版，但认为两卷本就足以讲述到战争结束。马德尔的观点是，如果要出版一部长篇作品，他就必须重做大部分研究。由于学校未能因他的损失而给予满意的答复，马德尔将夏威夷大学告上了法庭。最后学校承认他拥有自己研究工作的权益，给了他一学期的时间用于旅行，并承担了复制资料的费用。但工作仍是艰巨的。马德尔花费巨大精力收集的英国期刊和报纸的资料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容易复得。很多手写的资料已经无法追本溯源。他在英国的海军界朋友，特别是海军中将，同时也是著名历史记录学家彼得·格莱顿爵士（Peter Gretton），他们给了马德尔全力的帮助与支持，因为他们认为马德尔是唯一一位能以中肯和不偏不倚的立场书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皇家海军史的学者，特别是有关日德兰海战的历史，在当时急待澄清和诠释。海军上校约翰·克莱斯维尔（John Creswell）是海军史和海战战术专家，他为马德尔提供了很多建议，而且这些建议只能从一位像他那样的老水兵那里得到。海军上校斯蒂芬·罗斯基（Stephen Roskill）是内阁办公室出版的官方历史《海上战争》的作者，他也为马德尔帮助良多，虽然他在出版自己的著作方面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最及时的帮助还是来自海军部，

他们在马德尔刚刚返回伦敦时就向他保证支持他的研究工作（包括帮助他制作微缩胶片和复印件）。如果马德尔和他的出版商想在进度方面追回失去的时间，速度就是关键。《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第一卷幕后的故事会流传多年，而马德尔也在第二卷的前言里对那三位对他的工作起到推动作用的大学清洁工表现了宽容的态度。这就是马德尔的为人。他是历史学界的斗士，不断地从一个战场冲向下一个战场。

《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的第一卷问世后得到了赞誉和喝彩，其后续卷本也呼之欲出。还有多达四卷的文字随着时空的转移来讲述这段历史。马德尔原本很有信心地认为从细节到大局，完成工作只需要一到两卷文字。我也曾在《历史上的无畏舰》一书中对此加以介绍。出版商对他信任有加，相信他们优秀的历史学家正在书写一部伟大的历史，因此在写作方式和容量上给了他最大的自由度。其他历史学家有这样的特权吗？现在已没有人如此优雅地书写历史，这非常令人遗憾，因为是马德尔在记录人类文明方面的天赋使他有能力出色地把握如此宏大的主题。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已无人能尝试这样的工作，因为读者的品味和要求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代海军史学家已转向其他主题和兴趣（这也是应该的）。马德尔并不是不朽的，但他为浩瀚的史籍留下了一部流芳百年的作品，我对这部著作第一次得以重印感到由衷的高兴。

## 前 言

1940年，我的《英国海上力量剖析：前无畏舰时代的英国海军政策，1880—1905》出版了。其后续作品的问世因战争和某些关键资料的缺失而大大延后。和前一部作品一样，它的资料来源包括大量的未出版物、几乎所有与主题相关的出版物、议会文件《汉萨议会辩论》、主流报纸、杂志和专业期刊，最直接了解主题的军官与文职人员的通信与访谈。我收集的有关1915—1919年历史的大部分资料在1959年5月被毁掉了，这和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手稿发生的可怕事故有些类似。我正在重塑损失掉的工作，并希望不久能完成有关大战及其之后的海军史的撰写。同时，看起来不把已完成的部分手稿付诸出版也无甚意义。

虽然我在本卷中对皇家海军战前十年历史的诸多方面均有涉及，我还是让自己聚焦于一条主线——英德海军竞赛中的英国海军。指向这条主线终点的是革命性的战列舰设计——无畏舰，它的诞生揭开了海军竞赛中最激烈的阶段，还有斯卡帕湾，大舰队的战时基地和1919年6月21日恺撒的舰队惊天自沉之处。同一时期也可称之为皇家海军的“费希尔时代”。1904年10月至1910年1月，令人敬畏的费希尔统治着海军，在那之前皇家海军还从未被某一个人单独掌控过。而在那之后直到1914年10月他重返海军部，费希尔在幕后对海军政策施加重要的影响。由于在战时与海军大臣丘吉尔积累了诸多矛盾，导致他1915年5月离职。自此费希尔再也没有在国家的战时决策机构中占据重要位置。虽然获得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的弟子和前助手们主导了海军部（诸海军大臣和海军参谋部）和海军在战时的运转。这些人包括杰利科、杰克逊、维密斯、奥利弗，等等。这也被认为是一个将海军装备的重要性置于更“高层次”的海军史与海军战略战术之上的时期，费希尔是装备学派之父。所以将皇家海军1904—1919年这段时期称为“费希尔时代”并不为过。

查尔斯·福斯爵士有句格言，“讲述故事的艺术是书写历史的基本要求”，这句话指引着我努力的方向，不管有多么不成功。我试图达成这一结果的方式之

一就是抛开学究式的繁文缛节，比如对每一个词汇的使用都要求追本溯源。另一种方式给研究这一时期海军史的学者以很大的压力，也给他们造成猛烈冲击，那就是研究个人特质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历史施加影响。我一直在努力超越单纯叙述事件的范畴。了解个人和团体的动机是有趣和必要的；同样，对无论是专家还是外行的公众观点与海军政策的形成的关系也是如此，因为海军政策都不是凭空诞生的。这样就要从学术角度分析报纸、期刊和团体是否道出或织罗了公众的观点——它们的角色到底是领袖还是随从。重要的事实是，英国海军政策的制定者受到公众观点的影响，而后者大致可以从议会、报纸、期刊和团体的活动中反映出来。

本卷及下一卷作品的准备令我对无数个人和组织心怀感激，他们在经费、时间和材料上给予了我慷慨地帮助。我要从以下组织开始，约翰·西蒙·古根汉姆纪念基金会（我要向学者们的伟大朋友，基金会秘书长亨利·阿伦·莫伊爵士致以最诚挚的感谢），美国哲学学会，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这些可敬的组织使我得以延长在英国的研究工作。夏威夷大学减少了我的教学时间，免除了我一个学期的所有职责，给我配备了秘书助理，给予了购买胶片资料的经费，这都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我要向为此付出的校长劳伦斯·H. 斯尼德，教务长维拉德·威尔逊和系主任罗伯特·W. 海亚特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还要诚挚的感谢下列个人、图书馆和政府部门，他们提供了无价的未出版资料：伊丽莎白女王二世陛下，曾任温莎城堡图书馆馆员的欧文·莫斯海德爵士，以及他的出色继任者 R. C. 麦克沃斯—杨先生，他们提供了温莎城堡的皇家档案；海军部的阁员（其中我要特别感谢海军大臣，第六代卡林顿男爵，他的继任者，第十代塞尔科克伯爵，以及海军部秘书约翰·朗爵士）提供了海军部官方档案记录，德国海军部档案，（海军少将罗杰·M. 贝莱尔斯的）贝莱尔斯文件，（海军元帅亨利爵士）杰克逊文件，海军参谋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专题文件和在海军部图书馆和历史处存放的各种文件；英国国家档案局提供的陆军部档案（只用于总参谋部作战计划）；大英博物馆董事会提供的鲍尔弗、坎贝尔—巴纳曼和杰利科文件；杰利科伯爵夫人提供的某些显然未存于大英博物馆的杰利科文件；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提供的美国海军部记录；格林尼治国家

海事博物馆提供的 W. 格拉汉姆·格林爵士文件（海军部秘书，1911—1917 年）以及多位在费希尔时代重要的海军将领——梅、里士满、麦登、米尔恩、霍华德·凯利，尤其是（亚历山大爵士）杜夫、（西德尼爵士）弗里曼特尔和（弗雷德里克爵士）汉密尔顿文件；杜夫女士提供的记录她丈夫在大战中经历的补充材料；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提供的杰利科文件，博德利图书馆；第二代贝蒂伯爵提供的贝蒂文件；海军中校 T. C. 克里斯提供的克里斯文件（海军上校 T. E. 克里斯是费希尔的海军助理）；第三代伊舍子爵莱昂内尔·布雷特提供的伊舍文件（第二代伊舍子爵）；已故汉密尔顿公爵夫人尼娜，已故第一代兰伯特子爵和第四代汉密尔顿公爵提供的费希尔文件，莱诺克斯诺夫；第二代和第三代费希尔男爵提供的费希尔文件，基尔维斯顿厅；第八代兰斯当侯爵提供的兰斯当文件（第五代兰斯当侯爵）；戴维·麦肯纳先生提供的麦肯纳文件；海军元帅亨利·奥利弗爵士和海军中将 R. D. 奥利弗提供的奥利弗文件（由前者收集）；玛格丽特·斯塔维利夫人和海军少校 W. D. M. 斯塔维利提供的斯特迪文件；海军中将圣约翰·蒂利特爵士，第二代男爵提供的蒂利特文件；F. 库纳克夫人提供的韦斯特·维密斯文件。这些私人收藏的一部分，特别是杰利科、贝蒂、阿斯奎斯和莱诺克斯诺夫 MSS，均复印自海军部材料，包括内阁文件和帝国国防委员会纪要和文件。我并没有在未出版资料中将这些复本特别指出。

以下个人阅读了手稿，使我获益极多：约翰·朗爵士、帝国国防学院的海军少将 P. W. 格里顿、海军部图书馆馆长和历史处处长，海军少校 P. K. 肯普、海军部历史处的海军中校 M. G. 索恩德斯。海军上将雷金纳德·普兰基特-厄内尔-厄尔-德拉克斯、海军少将 W. S. 查尔莫斯和官方历史学家、海军上校 S. W. 罗斯基尔。他们对最后三章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海军上将德拉克斯还提供了部分有益的文件。上述诸位先生完全不必为本卷中史实和解读中的错误负责。这些错误的责任全部在我！

在诸多方面为我提供帮助的还有第三代鲍尔弗伯爵、第一代汉奇男爵、海军元帅，海德霍普的坎宁汉子爵、查特菲尔德爵士、查尔斯·福布斯爵士，以及已故的奥斯蒙德·德·B. 布洛克爵士、海军上将威廉·詹姆斯爵士、巴里·多姆维尔爵士、H. M. 爱德华兹、J. H. 哥德弗里、已故海军上将雷金纳德·培根

爵士、海军上将弗雷德里克·德雷尔爵士和西德尼·弗里曼特尔爵士, 海军中将乔弗里·巴纳德爵士和 K. G. B. 德瓦尔, 海军少将 H. G. 瑟斯菲尔德、海军少校彼得·特鲁布里奇、海军部图书馆副馆长 C. V. 希尔先生、大英博物馆手稿保管处副处长 E. R. 阿尔德里奇先生、大英博物馆手稿管理处的 D. H. 特纳先生、前国家海事博物馆手稿管理员凯瑟琳·林赛-麦克道格尔小姐、海军少校 D. W. 沃特斯、G. P. B. 纳什先生、国家海事博物馆的 S. L. 费希尔小姐, 已故的 W. 格拉汉姆·格林先生、海军学院的已故教授迈克尔·A. 刘易斯、皇家档案馆的伊尼德·普莱斯·希尔小姐、北卡罗莱纳大学的罗宾·D. S. 西汉姆教授、彼得·M. 斯坦福德先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资料图书馆馆长艾弗里特·T. 摩尔先生和他的馆员、国会图书馆资料与传记分部主管亨利·J. 杜贝斯特先生和他的馆员、海军部图书馆的 A. P. 杨先生和 V. S. 希斯小姐、夏威夷大学的雅克布·阿德勒教授、乔伊斯·怀特小姐和朱迪斯·冈崎夫人(最完美的秘书), 夏威夷大学前雇员玛丽亚·霍尔曼夫人、莱诺克斯诺夫的费希尔文件保管人 M. B. 约翰逊小姐、海军部历史处的海军中校 F. 巴里和 W. 斐伏尔先生、盖伊·H. 乔迈利先生、贝利奥尔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文森特·奎因先生、前海军部记录办公室主管 H. H. 埃尔默斯先生、海军大臣的首席私人秘书 P. D. 纳尔恩先生、海军部记录官 F. H. 威尔金森先生、海军部住房处的 A. E. 库里先生、大英博物馆印刷图书部的 A. 维克特·豪尔先生、英国国家档案馆的 A. W. 马布斯先生、R. L. 安斯洛先生和彼得·菲罗斯先生, 纽约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社长约翰·R. B. 布雷特-史密斯先生——最后要衷心感激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前发行人乔弗里·坎伯雷奇先生和他的继任者约翰·布朗先生以及在艾门大厦的出版社工作人员, 他们的鼓励和非凡的耐心已经超出了我所应得的待遇。

我还要感谢下列出版商慷慨地允许我引用他们的出版物: 乔治·阿伦 & 昂温公司, 迈克尔·刘易斯的《英国海军》; 奥德汉姆斯出版公司和查尔斯·斯科里布纳家族公司,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世界危机》第一卷; 约翰·莫里公司, 彭斯赫斯特的哈丁爵士的《古典式外交》和海军少将珀西·斯科特的《皇家海军五十年》; 牛津的克拉伦敦出版公司, E. L. 伍德沃德的《大不列颠与德国海军》; 维克特·格兰茨公司, 海军中将 K. G. B. 德瓦尔的《海军内部》; 皇家文书局,



《有关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1898—1914》，由 G. P. 古奇和哈罗德·坦伯里编纂；泰晤士出版公司，1908 年 7 月 8 日和 1914 年 3 月 18 日的《泰晤士报》社论；《20 世纪》，海军上将赫伯特·里士满的文章“军人的头脑”，引自 1933 年 1 月的《19 世纪以来》。

总之一部分解释性的注释已准备就绪。不幸的是无法注明部分注脚中引用文献的来源……文中的“海军主义者”是我的发明。用于指代那些积极支持大海军政策的平民和军官。“海军主义”是指大海军运动……我引用了很多《海军评论》（见下文，403 页）中的相关文章，但是根据这份杰出期刊的政策，我没有指出作者的姓名……关于战争的几卷将包括一份所使用的完整参考书目……有些缩写并没有在首次使用时做出说明，所以需要在这里列出<sup>①</sup>：

C. I. D.：帝国国防委员会

COS：海军总参谋长<sup>②</sup>

DNC：海军造船总监

DNI：海军情报处处长

DNO：海军军械处处长

NID：海军情报部

亚瑟·J. 马德尔

1960 年 6 月

于火奴鲁鲁，夏威夷

① 原注：我不想让任何读者犯下像莫里女士在为她的丈夫，前海军部秘书奥斯维恩·莫里爵士撰写的传记中提到的那种错误：“为节省时间用缩写指代那些部门主管，例如 DNI 指海军情报处处长。这些缩写很容易造成新来者的迷惑。有一次一个打字姑娘被要求打一封文书。K of S&P 这样神秘的字母似乎并未令她费解，结果她把信件发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the King of Spain and Portugal）。海军部里没人知道还有这么一位统治者。错误很快被发现了，而文书与印刷管理员（the Keeper of Stationery and Printing）也适时地发出了信件。”

② 原注：COS 现在指 1923 年成立的参谋长委员会成员。